地方

带二江之双流

——“双流”指哪两条河？

□刘向东

广都沃野阔，蜀地洪荒平。
千年双流韵，二江绕古城。

“双流”名字的出处，我们知道是取自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但“双流”指的是哪两条河？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金马河与杨柳河，有的说是江安河与府河，还有的说是成都的府河与锦江。到底是哪两条河？作为一个双流人，笔者觉得有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看一下双流取名“双流”之前的历史。

古蜀国有“三都”：新都、成都、广都。《蜀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据专家考证，说的是古蜀国开明氏第九代国王开明九世将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成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广都樊乡在今天的华阳一带。

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置广都县，隶益州蜀郡（《华阳国志·蜀志》）。另有说为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建置。

隋仁寿元年（601年），为避太子杨广名讳，隋文帝将广都县改名为双流县，隶益州蜀郡。

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载：双流县，次畿，北至府四十里。本汉广都县也，隋仁寿元年避杨帝讳改为双流。因以县在二江之间，仍取蜀都赋云“带二江之双流”为名也。

左思是西晋文学家，其《蜀都赋》完成于太康元年（280年），此时距蜀国灭亡（263年）才17年。《蜀都赋》从内容看，其实不仅是写成都，而是描写了整个巴蜀的山川、物产、风俗情况。但文中“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一句中的“二江”所指为成都的“二江”无疑。

那么，当时成都有哪“二江”呢？这就涉及成都的建城史。

成都有记载的建城史是在开明王朝被秦国灭亡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公元前311年，置蜀郡成都县，秦惠文王派张仪、张若规划修筑成都城，史称“秦城”。虽然修了9年才完工，但城不大，《华阳国志》载：“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公元前251年，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是“二江”最早的记载。

到了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直接点明了“二江”，秦时蜀郡太守李冰创建都江堰工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捡江，也写作检江，后又称流江），明确指出“二江”就是郫江与捡江。

这里的“郡”实指郡治，就是蜀郡都城成都（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城市）。其时，郫江绕成都西面、南面，与其南边自西而东的捡江在成都东南处相汇合流，成都的水流布局形成“双过郡下”格局。

这样的水流布局自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隋朝蜀王杨秀曾扩展构筑成都城垣，仍然是二江“双过郡下”，成都城在二江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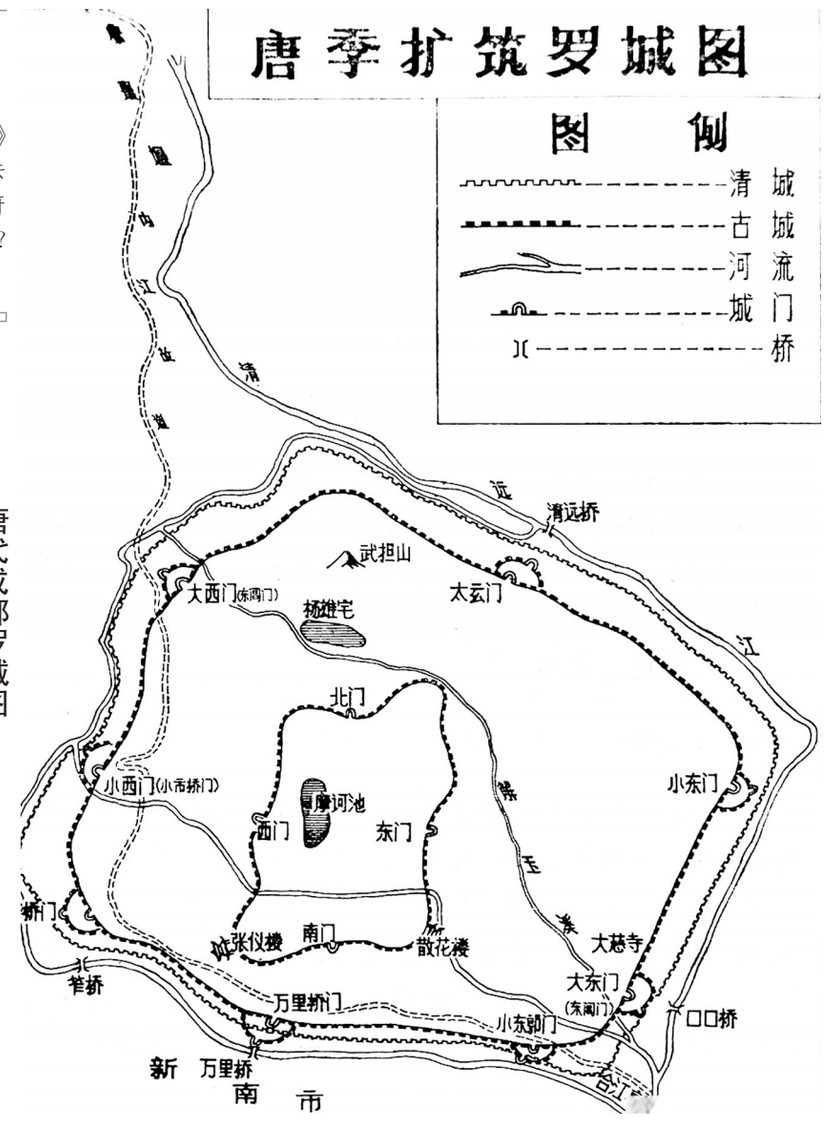
一直到唐朝末期，高骈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因南诏多次侵入内地，数度扰蜀，乾符三年（876年），高骈上书请求广筑成都罗城（外城），获唐僖宗批准。据说当年八月动工，十一月功竣，仅耗时96天，这也是成都城首次用砖石建造，成都有砖城的历史从此开始。据王徽《创筑罗城记》载，成都城周二十五里。高广各二丈六尺。在建筑罗城的同时，高骈为了加固成都的防御功能，“遂作縻枣堰（今九里堤）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改昔日两江并流的局面为“二江抱城”的格局。高骈新开的河叫“清远江”，也就是今天的府河。府河绕成都北面、东面后与锦江（即捡江、流江）在合江亭汇合。这样的格局直到今天未再改变。

所以，左思《蜀都赋》中，“带二江之双流”一句中的“二江”，应该是指当时的郫江和捡江，也就是今天的府河与锦江。只是，府河的走向自唐末高骈筑罗城后，从流经成都西面、南面改道成流经成都北面、东面了。府河的上游是柏条河，锦江的上游是清水河，再往上是走马河。两条河均属内江水系。

两条流经成都的河流，又不在今天的双流境内，怎么会与“双流”扯上关系呢？这就要从广都县的地域管辖说起。

造成后世对“二江”与“双流”关系不清楚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古代的地图不够详细精确。受技术手段限制，古代的地图一般只画到郡（州）一级，县一级范围就很模糊。

广都县置于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据蜀中知名学者刘咸炘考证，汉晋之广都的县界，“北据成都，西据江源，南据武阳，东南据牛鞞、资中”。唐代未修筑罗城之前，广都县的管辖范围北端直达成都城下，“二江”自成都西北进入广都县境“双过郡下”，在合江亭汇合后，又东南向贯通汉晋广都县域。正因为“二江”流经广都县境内，后来改名时取“带二江之双流”句中的“双流”也就顺理成章，自然无碍了。



唐代成都罗城图

1940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到双流考察古迹，写有《双流游记》。他在文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当时的广都县实跨今华阳、双流两县境”。

“二江”源于李冰“凿离堆”，自然属于内江水系，如今流经双流区的金马河与杨柳河均系岷江的外江，绝对不会属《蜀都赋》中的“二江”。而江安河，虽然是内江，也在华阳二江寺与府河交汇，却与成都城区相距甚远，不符合“双过郡下”的情形。所以，这3条河均与“双流”无关。只有府河与“二江”渊源颇深。

二江蜿蜒奔流，两千年已成云烟。行政区划数度调整，以今天双流境内的河流来对应“二江”，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永远也无法探索到历史的真相。

无论是古时的郫江、捡江，还是今天双流的金马河、杨柳河、江安河、府河等，都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它们共同滋养着天府土地上的子民，润泽出“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天府之国。

郫江、捡江如两条巨龙护佑着“都广之野”绵延千年，航空枢纽双流国际机场助推双流经济腾空飞跃。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织融合，和谐共生。二江静流，千帆竞发，双流传奇，瑰丽之花。

“双流”，诗意轻灵，大江东去。

“双流”，古蜀厚韵，向天而生。

情感

同窗

□马平

何开均比我年长7岁，我叫他“开均”，他叫我“老同学”。这大概应该反过来，让他来直呼我的名字，让我来提醒他比我“老”。我们却都不思改正，我一直保持着对他的那一份随便，他一直保持着对我的那一份稳重，就这样一直叫到今天，他还真把我活生生叫“老”了。

我们是师范学校的同学。1977年，我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的梦想落空，务农没多久就参加了突然恢复的招生考试，被我们县师范学校录取。那一届学生来自3个县，分了两个班，我年龄最小，还有同学比我年长10岁。如今，两个班的同学退休后在成都生活的有一二十个，我们隔三差五聚会，也就不分一班二班了。

开均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却不同班。他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并不比我长许多，入校以前一直当着民办教师，因此一身书卷气，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一天，他把写好的一篇文章用毛笔字在全开白纸上誊写出来，张贴到了教室外面的墙上。我那会儿稚气未脱，正暗地里拿他的老成持重做榜样，他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锋芒毕露，白纸黑字，疾风横雨。他的那个举动，当时在我眼里无异于文章公开发表。那以后，七年过去，我的小说处女作在文学杂志公开发表。那个成长起来的七岁，好像是开均预留给我，好让我一路追赶过去。

现在，我对开均说，要是没有当年他那番意气风发的激励，我可能还会沉睡下去，文学梦就不会做得那么早。他那篇文章写的是生产队里的事，我却只记住了一个词。这个词是“闷大”，家乡土话，和“更大”的意思差不多。我们离校以后，都各自经营各自的人生，目标各有各的“闷大”。我们都从小学教师干起，开均在县教育局招生工作岗位退休；而我的文学之路，从书写生产队里的事起步，直到退休之前，才从书写乡村转入书写城市，尽管我已经在成都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几年。

开均并没有走上文学这条路，这让我为他遗憾，也为他庆幸。我知道，他有了一个秀外慧中的贤内助，有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并且有了从事招生工作这样能够一展家国情怀的稳定岗位，该有的一切好像事先约好一样都来了，文学自己都会识趣地告退。谁不知道写作是一件苦差事呢？既然惬意人生该有的都有了，那些名那些利那些位，放下就放下，不争就不争，还要怎样呢？我如今才过上这慢悠悠的松闲日子，他不知在几个七年之前就过上了。

我却也知道，开均不单是把他那一身书生意气保留下来，也并没有把他的文学梦连根拔起。他内心深处有一块自留地，那是专门用来务文学的。他一直关注着我写作的动静，差不多是我写多少他就读多少。我的一些精短之作，甚至刚写出来就发给他。他给我的电话鼓励，那差不多就是一条热线。他还把他对我作品的理解诉诸文字，形成精准而深邃的短评，在包括纸媒在内的各类平台传播。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写作，成绩不俗的是填词，多有发表。他的毛笔字在校园那墙壁一展风采之后，如今又在蓉城一家酒楼登堂入室，自然是越写越好了。

开均和我都是吃过苦的人，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嫌嘴”：都不吃藤藤菜。那是因为，我们读师范时，那上顿下顿的藤藤菜实在是把我们吃伤了。然而，那却是一个别样的回味，因为那“藤藤”，把我们3个县两个班一直缠着绕着连着，至今未散。

行踪

去潜溪书院

□庞惊涛

去潜溪书院。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很多年。

2020年底，我完成了一本关于杭州书院史话的著作，“去潜溪书院”的意愿就越来越迫切了。

我无数次在线上“去”潜溪书院，是为了给线下的“去”做准备，或者说做铺垫。我相信，线上的“去”越多，铺垫的基础越扎实，我就会站得越高，在线下“去”时看到的东西，就会越全面而清晰。

2024年11月27日下午，当我终于在线下去了潜溪书院后，我确定，我看清了一个循吏而兼儒者的内心、看清了一个遗产继承者的务实精神，也看清了一个群体传灯不灭的时代风尚。

我“去”过那么多回潜溪书院，从没有和故华阳知县、潜溪书院倡建者安洪德正面遭逢。他总是留给我一个忙碌而疲倦的背影。两百多年，他只需要稍微定一个神，或者转一个身，就会和我迫切而热辣的追寻眼光正面相遇。

我想象过很多回，见他第一面说什么话。谢谢您！会不会太客套了？大恩不言谢，我这样开口，会不会错过更好的交流？出于尊敬和爱护，或者请他坐下来歇一歇？

当我在华阳安公广场看到他的时候，初冬的成都正被暖阳沐浴着，周遭的人和物，都呈现出一种被照拂的慵懒。

只有他，高举左手，似乎正在进行讲演。我无意打断他激情昂扬的讲演，但我从内心里已经确定，我早先准备好的那些话现在全无用处。此刻，我只需做一个真实的记录者，从他的手势、眼神和调度全身参与的激情里，记录下他袒露的内心：

我没有前贤张载“横渠四句”那么远大的抱负，但我有对自己的期许。无论是在华阳，还是绵竹、绵州，我干得最投入、最深入也最有成效的事是办书院、兴教育。我始终有一个不息的信念，自文翁化蜀，石室开基，我们这些后来人，就要把书院的薪火传下去。循吏？这千秋之后的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但我不介意你们称呼我为一个坚定的儒者。“儒”字何解？我高度认同这个阐释：那些为了民众的需要，成为民众及时雨的人。潜溪书院，是成都人民的需要，也是成都人民的及时雨。我作为儒者，做了这件事，我很满足，也很自豪。

潜溪书院旧址（原宋濂祠），今不存

循吏，儒者。这两个身份确乎是我以前“去”潜溪书院没有体会到的。现在，它们在安洪德身上融而为一了。

我离开安公广场，往潜溪书院走去。

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双流区华新下街555号，和我曾经“去”过的、位于成都市中心梨花街的潜溪书院隔了20多公里。后者如今已经杳无遗迹可寻，只留下了一个遗产继承者和他迁建潜溪书院的历史记录和口碑言传。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高学濂到华阳任知县时，潜溪书院已经积累下86年的办学历史了。

很遗憾，我在潜溪书院并没有看到高学濂的雕像，但这并不影响我在看到他的历史档案时，“听见”他埋藏在心底的话：

活在安公的高名之下，不能说没有压力。我和他面对的时代困境是不一样的。当初，潜溪书院以宋濂祠为基础兴建，为的是让安养乡及近郊的生徒有书可读。几十年过去，随着生徒规模的日益增大，便显现出了当初选址偏陋的弊端，士绅们建议选址城中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安公遗产的继承者，我有责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考虑潜溪书院迁址重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样的问题再留给后来的继承人。对士绅代表们一致同意择址重建的结果，我并不意外。这个结果只是让我再一次见识到蜀人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和团结一心这些可贵的品质。至于后来选址梨花街、筹措建设资金等等难题，就无足道了。

不要把我和安公相提并论，也不必为我塑像。如果潜溪书院历史里还能有我高学濂一点记录留下去的话，我顶多算一个比较务实且合格的遗产继承人，如此而已！

遗产继承人。我一边品咂着高学濂的总结陈辞，一边走进下午近2时的潜溪书院。

与其说它是书院，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教化功能如溪中之水，潜于无形。连读书声都是在心里发出的，诸生们曾经非常强劲的吟诵韵律，变成了读者轻轻翻动书页的时代韵律。如此，这样的“与其”和“不如”，也并会觉得唐突，甚至会觉得理当如此。

宋濂画像

我问工作人员：书院有多少册藏书？工作人员告诉我：近10万册，都是附近居民捐赠的。为保证捐书的源流不断，书院对借书者设置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前置条件，即需要先捐书才能借书，捐1本书可以借阅的时间是一个月，捐12本就可以借阅一年。这样书来书往，人来人去。知识的化育功能，也如溪中之水，潜于无形。这样的教化方式，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时代的革新。这意味着，每一个捐书的人，都可以为书院山长或师者；而每一个来此读书的人，都可以是书院的生徒。捐书者与借书者的互为师者和生徒，正是这个时代书院复兴的最好模式之一，也是一个群体传灯不灭的时代风尚。

我放弃了找一本书在这里坐下来静静读一会儿的念头。

我急于走出潜溪书院，是想尽快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因“看不清”真实的历史而对某些关键的人物产生误解和轻视的人们，以及那些对传统书院感兴趣的同仁们：假如你们对“书院复兴，时代何为”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信服的答案，假如你们对地方官能否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儒者还持有怀疑，那么，最有必要且最有价值的行动，就是——

去潜溪书院！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